

劉元城盡言集序

國朝

卷一

吉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
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
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
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
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
養即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
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
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畧無顧避即是
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

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
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
宗惇強買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
君子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
其言建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瀆
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
蓋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廼僅
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
死而實逐炎荒適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

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
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
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
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
深沉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
中來也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
一旦於汴中

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
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
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鋟諸

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既成囑余叙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
炳奚俟余叙為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
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
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夷好德之衷又勃勃
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致忘蕪陋而謬
為之叙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
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

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

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撰



盡言集卷第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實諫列內惟譴薄媿無以稱
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 陛下所以不
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
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
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
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
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 陛下毋憚煩而試
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

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
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
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
也今 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
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
他哉特以 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
言獨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
有疑者自去歲以後臺使官事之在中外臣民

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 陛下好賢之志猶
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
惟 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
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
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
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 陛下深居九重政在
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
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
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 陛下以美惡陰奪其言
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索之士愧赧

而不敢受若果出於 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 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 陛下視今日何如 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

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 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

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
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
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
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
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
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
允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
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
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獨除者吏不

知所守民不知所從來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
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
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
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
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
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
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
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弊廣覽詳擇務當義理
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
憚於嚴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

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
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
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
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
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
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
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
之慮是以專置官司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

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
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
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
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
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
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
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
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
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
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是二番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擇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廩給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

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 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 祖宗之意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今

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

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度能塞從權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

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
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
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
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
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
膏梁之驕氣浸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
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
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
十年間庶耻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
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

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
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
態子弟親戚布满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
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
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
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源至具章疏論列臣伏
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為光祿少卿保雍將作
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
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婿李由
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

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勳今年知潁州纔及成資乃遠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司丞女婿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饒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及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為都水監丞如家張次元堂除知洺州胡宗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

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接擢除授也官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鼓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寃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之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

者以此論奏即今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
此近例也孫固及右丞王存姻家歐陽棐除
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
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
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
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
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
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
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
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

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
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
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
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
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
賂盛行剗塞公路網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懲其
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
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
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
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

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
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
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畿內知縣之類號
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
足寘如議論而常調之八一蒙選用即今後每
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
倖不細况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
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
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踈遠平准
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来畿內知縣皆選

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
大夫皆謂毅素號闖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
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
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
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
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
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
不能盡知故敢畧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
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
編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

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 陛下誤有拔擢實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招撻大臣私事以為捍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不平者頃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貢州錢暉為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願 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棻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闖茸人皆傳

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
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
繁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考與執政皆是姻家
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
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
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
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
陛下為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
孫葛繁等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
兄葛繁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
徇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
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
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棊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棊謂有
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
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
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

上煩聖聰按禁憑藉閱素無聲問才既暗陋
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
孫朴揚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叅預密諭號為
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
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
官之三長今斐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
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
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
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
重非他官之比自来由此遂為兩制
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葺奏論歐陽棊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
史伏蒙 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
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
臣竊疑之恭惟 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
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
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

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
間纔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棊亡
狀已具前奏既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嘉
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
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
機罷棊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棊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
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

日未聞指揮按棊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
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
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棊而不論
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 祖宗之典故而
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
事伏望 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
棊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為歐陽棊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
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頃至再瀝

懇誠上瀆聖覽臣聞 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 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 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裴猥以庸才徒藉闕閤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為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獎共力主張不議人

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推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况 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免瑩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 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為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除中旨罷裴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議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馬黃

歐陽棊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
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
縉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係正
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
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
只作中旨罷棊館職所貴大臣見
陛下耳目寢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
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為歐陽棊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

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
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棊姦邪
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倚權勢以獵取虛
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
執偏見七人被枉凡有申訴棊必遷怒曲生詰
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
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群
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
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
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棊之文行政事足以

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
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
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
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 陛下以此
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
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為不
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
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
不得以私之而况大臣乎伏望 陛下謹守
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
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禁館職示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
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
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頃至開陳者
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
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
高選 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
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

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祿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末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為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遂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

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盖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

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叙雪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棊才既猥下性復愷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尔姦邪朋黨耻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復用於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上無人主張故

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棊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議使棊濫得美職而棊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群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棊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

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棊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即質之與議皆謂佻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棊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巧進邪說夔感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

曰棊嘗為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謂妄之甚也且棊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即時兼除者即而復命棊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棊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棊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

用機巧而取之欺罔 陛下—至於此臣前章以謂隸名預五鬼為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 陛下試以今日柴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柴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貌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為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尔然則名號著於

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妄言為妄不可蓋物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 陛下置於春秋 太皇太后不出房闈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 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實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 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柴新命懲吝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

幸甚

第九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
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嘗
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以
一即官固若不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
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 陛下至公之政
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
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為郎官矣復以
授之似不為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

且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
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即時兼除省郎而
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資任
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
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既已沮
遏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
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
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
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
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唯其陰邪

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揚國寶歐陽棐
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
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
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
程頤則先以罪去 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
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
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為辭即授開
封推官揚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
尋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和

陝西尚賴 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
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
問大臣一薦遂用為著作即臺諫交攻僅得追
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
方二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
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徙畧無公道上欺主聰下
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
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
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
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

行致 陛下諫苛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寢長臣
雖愚暗深以為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
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
道以折群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

終

盡言集卷第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繼有臣僚
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
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過密之初庭堅
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
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
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
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污辱簪紳伏望
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

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 神宗皇帝過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污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

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斤斗求免陵辱 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寬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績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推勢不以實奏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

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
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貴
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
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况兩川之人皆
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
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 陛下收
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
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

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
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
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 陛下責其親望
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
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
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
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
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
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
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

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况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 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 固不足煩煩天聽

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

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過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况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執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 陛下至

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等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况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

量往往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

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浸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責鮮能稱職

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詆摈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請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勅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

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令相度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

中次高一界為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隣州之外限滿無人投

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
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
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
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
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却便節次裁減官
錢深慮寢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
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
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
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

旨依一承買場務三年為界於界滿前一年
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
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
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
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着價最高錢數
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
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
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差
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
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

之人依所着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
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
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
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
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
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
徃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
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
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

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
得忘患而又兩入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
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
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
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
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
部狀稱若抵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
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
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
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

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民間承買輪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

復生臣雖至愚竊為 陛下惜之况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王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 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為職事官前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轉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損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况王孝先已改濮

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不當 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一為補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

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
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
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
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
臣等蒙 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
材為乏是以常願 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
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
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
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
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
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
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
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
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捨黃景
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 先帝初
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

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纔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便得仁子重疊僥倖頗招物論况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僻罪人等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

揮錢總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 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總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及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

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
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
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需恩賜播傳
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
繆妄 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
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
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總善者不過如此
今實有罪何以示懲 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
偽之迹固在總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
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追總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
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之公朝知名器不可幸
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 陛下無
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
非特區區為一錢總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
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即李察知濟州考之
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
務措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

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泊聞君厚擢為待制數對
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
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 陛下即
政之初以君厚刻剝太甚特行寬宥遂杜口
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陰禍賊姦邪趨利縉
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
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
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
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
未能投於斧齏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會言重

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賊狼
籍深為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
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
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參對尋委職員託以
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
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
其毋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
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

千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
端坐于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關
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
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
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給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
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
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
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禔

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
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
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擬本非
陛下之意况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
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
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
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
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
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
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

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
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
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第二終

言集卷第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國朝

書庫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
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大覆重廢已行
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
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
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
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
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
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言漸非惟養其問

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
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
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
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
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
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臣切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
充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佞雜處其間

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
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悃而拳拳
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
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
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
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
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
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拂聖意彈擊大臣

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
備言路今讖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緘默依違
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
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有
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
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
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
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
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
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

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
私不敏悉數其詳以請天聽猶可粗陳其畧真
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
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
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
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
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
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後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
後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後一例在募游手
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後法如聞蘇轍頗主其

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
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措紳傳播莫不嘉
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募衝前之論遂祇
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
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
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
今禮部員外郎丁騰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
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
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

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騰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
不察以次寵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

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
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
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
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
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嘗
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
遂聞報罷苟狗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
寧中嘗知諫院 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

中書口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符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措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導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

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依片遂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庶耻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厲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厲耻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其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

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變滅廉耻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耻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實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寬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覲臣竊謂是非之理

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 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

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親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既長憲臺

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儻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耻辱國已甚况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貴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 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

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飽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聽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也況廉同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

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
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 陛下臨
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
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
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
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
滅廉耻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
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
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
兩存雖 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

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
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
房縉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騫若無所
睹陵蔑風憲不沒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耻未
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
舉措猶能竊笑况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
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污辱朝廷累 陛下
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
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緒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

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與訟姦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君不給其直况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已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耻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

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旣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
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
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
言出於誣摺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
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
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
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
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
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
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不遠小

市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
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耻朋邪
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
節而已也况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
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
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
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
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
豈惟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 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 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日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

陛下所與朝臣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陛下雖以臣言為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昔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 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

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 祖宗之制凡見任
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
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
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
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
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
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
墮廢 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
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爰驟遷要近確與章惇
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

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
言陰結姦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
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
薦其妻族丁騭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騭
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
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
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
布衣方垕可應制科臣聞垕素無士行而進卷
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
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垕文置在第二

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
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由乃文彥博
之孫壻方于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
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
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
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祚之初
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
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
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
而宗愈不惟無所憚劾又使同列使勿上疏背

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
直一十八千自去歲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
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貴因非
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
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
令舊不克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
不量緩急開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充代其論
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
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

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搢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蕃衙前之議遂抵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騫爭進而宗愈又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

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折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已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貴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

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鶩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以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 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 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

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 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變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齟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或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

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

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歷宰相之姻嬖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姦徼幸異日顯主

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
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
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
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
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
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
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耻禮義以
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童
疏不可勝計 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

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
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劾
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
報上而頑頓無耻之甚也將何以副 陛下
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
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
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
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

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昔公徇私毀滅廉耻
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歷
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
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
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
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
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
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
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
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

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
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
陛下即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
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
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
無一人以烈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
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覲繼言其
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
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

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
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
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
乎若然者陛下睠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
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
論而臣竊有倦倦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
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
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
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
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
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
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
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
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
蓋臣內顧謏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
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
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
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暱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耻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

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脩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祚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光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耻不廉禮無無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
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
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
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
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 陛下曲回天聽詳覽
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
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
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
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摭摭皆有實狀可以按
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
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
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耻豈不負朝廷
體貌之意累 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
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
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
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

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 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 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青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錄

以慰飛

盡言集卷第三終

書言集卷第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跡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耻臣等前後章奏至

於數十 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
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
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
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
堂寢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
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
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
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
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
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

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
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
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
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
之例臣所以包羞忍耻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
去就者誠欲廣 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
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
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

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 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 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與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 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

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九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 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

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 陛下之本意為大
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叅實迹歷指宗
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 陛
下意在蕪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
違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
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
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
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
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為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
至今未奉指揮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
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
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
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
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
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
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
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
陛下粗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

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濯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汚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蕪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若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耻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耻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耻由賢者出則不

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 陛下恭已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儼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庶耻固已掃地 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金

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庶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 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 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盖有所恃臣獨憂之 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

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
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
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偽
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
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
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
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
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
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
跼躄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
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
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
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
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
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
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

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
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
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
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
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
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
君亂法毀滅無耻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
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
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
則是受惑天聽誣罔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

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 陛下知其惡矣
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
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群小浸
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
之患惟 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
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
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悻如
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

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蕪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禡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 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 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 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 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

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 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裨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 陛下為之罷確宰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 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方數月遽令外補傳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

服以謂 陛下用人納諫有 祖宗之風故三
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歛迹君子道
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
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璫輩
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 陛
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
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
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
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
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

備則有愧於二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
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乎願 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
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 陛下之心多
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 陛下以
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
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
聖治天下幸甚

貶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
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來論列執事
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愫盡於此章
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
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况宗愈顧惜
名位不知庶耻儻 陛下務為優容
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
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
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

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
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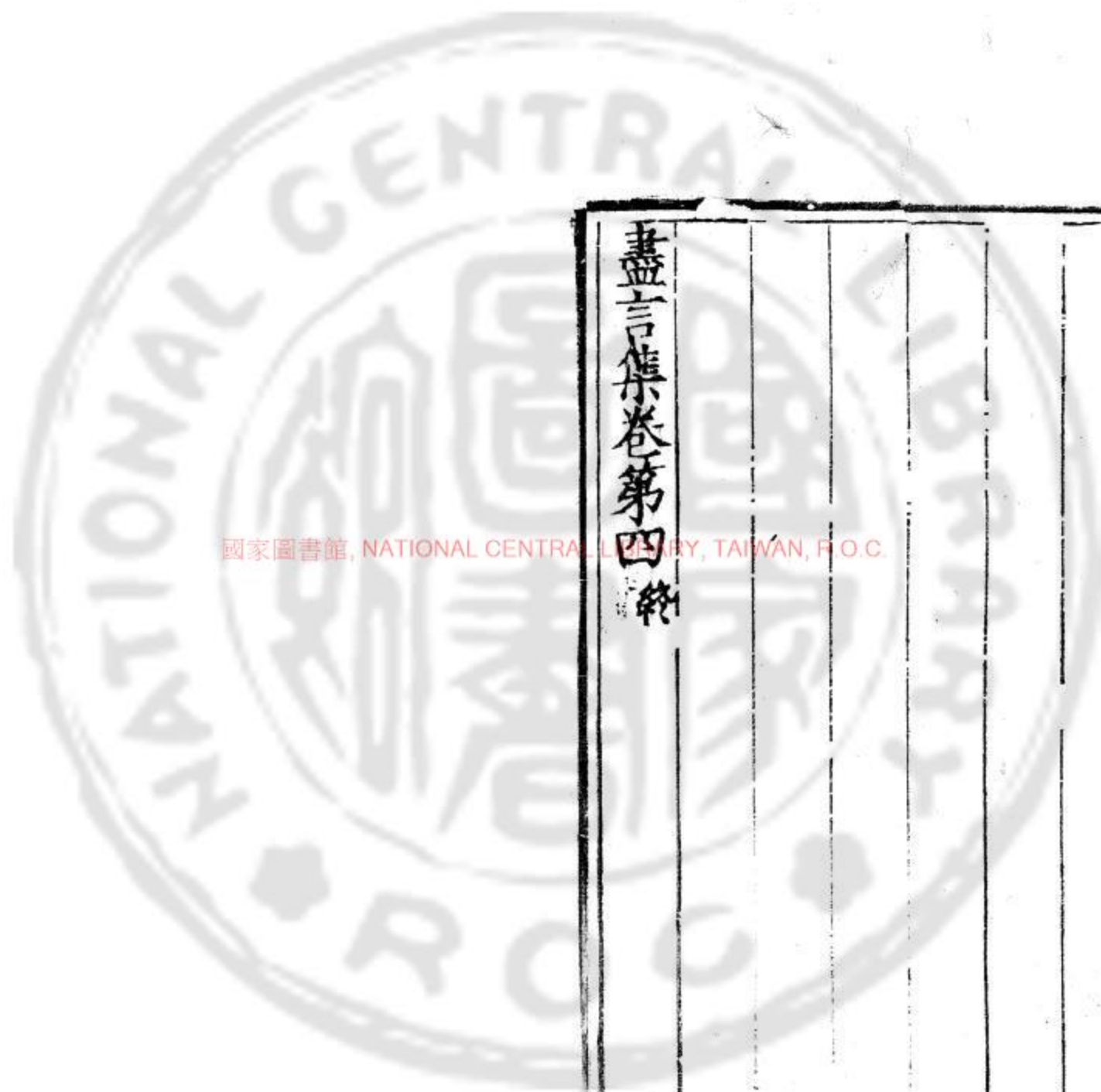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
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
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
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
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伏乞行

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暮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耻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耻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

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謹訶之域而况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言集卷第四

盡言集卷第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
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
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
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
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
廢格詔令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
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湏令供下願賣
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已雖有不即承伏之人



影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 陛下踐祚之始布平易迨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慝以至惇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 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

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蕪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 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 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有上件罪狀即乞特行竄殛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

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旨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構起邊隙徼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予刃大任 陛下嗣位擢真大樞而內懷姦謀汎

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 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覓其訴牒可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頃今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已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請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

揚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離礙苦無風力
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
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
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
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
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
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
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
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
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
及御史臺尚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
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無使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
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 陛下威福
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
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
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尋再

書言集卷之八
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
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
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跡監司見朱迎
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
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
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
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
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

刑司限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
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
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
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
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
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
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
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

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奪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徃徃假託公道摺撫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徃編救節文侍從官徃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訪聞發運司体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

官賣田產皆悖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悖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徃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悖用其子承事即悖之名救狀承買使臣初不預聞則援竄得罪將悖自為之則咎將誰執况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農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

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歛手去業遂至流亡

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洪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

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

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体量奏到事狀雖依違臧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授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育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辭凶

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体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徃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不可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体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詎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

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

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体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

况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家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体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卽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

尚在檢隄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湏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寔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刑恕

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匿知
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悖罪名未正欲乞別
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
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
產亦已衝替檢准編勅錄文衝替比徒一年臣
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揀事約法亦分首
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悖以致罪而又處徒坐悖
條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

甚况下狀之日悖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
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悖
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
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
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仲於庶民而屈於貴
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悖
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
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
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
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

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
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
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
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
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
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汝
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
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

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
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
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
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
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
朝廷何憚於惇而廢 祖宗之法伏望

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
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
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
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悖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悖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湏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 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

說湏無父此方可別立名目今悖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悖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悖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悖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官方 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知悖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悖之意恐不足以

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体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無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

此公議謂何區區自責罰本跡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恭橫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兢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權益之法務為慘刻殘害一踏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

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
猶以待制提舉官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
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青
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
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虐課害下以苛法愁苦之
聲溢於道跡議者皆謂誅剝倍克與吳居厚略
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
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
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等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
害物違礙累年廼者朝廷体量得實謂宜重貶
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官觀竊恐無以戒
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
聞續有指揮令俟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
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听按秉推賣鹽貨峻
刑害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
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
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倍克太
甚歛怨於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

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乘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

法苛管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掎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盖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官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刑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
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
怨苦寃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
尚有未盡之意更為 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
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
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
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
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
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
章彈劾未見尽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
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
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
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感
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
職以慰人望

論謝惛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
應格 陛下方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
收謝惛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惛廷試之策往
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踈略有司考

覆既不入等 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
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
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綜中尚書省辭免新命
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祇授以祇為祇以受為
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
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 陛下方當右文之
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
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 陛下懲其淺陋
稍損誤恩追寢綜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綜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
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
廷施行臣聞秘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
奏請乞與假借 陛下曲令收錄為後進之勸
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
歷陳其充亡狀者凡數十條而綜中尚書省狀
又以祇為祇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
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億萬乘之尊親策於
庭而綜之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
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寔恐太優况綜

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
事理早賜施行

謚言集卷第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言集卷第六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已

極言闕政諸路賑濟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為霄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 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踈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



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
旬月之間巨異侈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
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
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先出災異謹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
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
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圖
銷復之大方臣願 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
特下明詔以示罪已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

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
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
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勅緣邊帥臣及捕
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所
造土木之後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
視番缺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
之路塞群狂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
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尔有不忍移禍之誠
出人君之言三災惑為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
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

聞焦勞輒効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為愆元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為瘁地震星殞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祖陳銷復之理方

陛下祗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旣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俛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

行道之殫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墻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戒

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効
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
帝王之都而為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
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
武之地况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大半
用度漸窘止務裁節 陛下躬行法度為天下
先而乃以不費之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
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歆終其事則乞罷崔人夫
正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
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

天意以致膏澤

為愆元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元詢問四方亦多旱
曠閩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
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飢可憂臣嘗觀
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
為詳備其九曰善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闕卹元
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
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 陛下繼

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謂宜不絕書而雨墜
失時人且無具雖雨當憂以念無或少忘而
遠方之民未見 陛下下 州州之意今上元
密迓有司舉行常例張燈臣愚欲望聖慈
明諭執政特以歲早休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
不戴 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
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燈竊聞尋已降付二
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 宮

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麩之望殊
不可期民將荐飢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
災傷猶不放燈著為令勅 陛下子育黎庶以
天下為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况關陝淮浙
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卹伏望特降中旨
明諭聖意罷止游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
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
和同嘉氣自効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
止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飢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 陛下之所宜

取法也伏望聖慈愍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救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次番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

臣進以時雨愆候旱勢闕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

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蒼蒼下民將惟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

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為愆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稿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飢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為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

早二麥將稿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
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
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楊泗民多飢
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
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
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
之二得雨乃復常膳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
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
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晉上供米五十萬以
備賑濟今來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

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
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
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
止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
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欲置
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
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
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

房舍僅三十間而敢欺罔天聰指為白地誕謾
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 陛下即政以來崇尚
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
倬以小臣給事官掖乃敢挾私罔上千紊綱紀
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 陛下深賜詳察斷
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
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欲置
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

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
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旨
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
緣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
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
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 陛下知其竹林
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
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榮惑
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拂人情存者不得寧
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咎皆自倬書

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誑誤情在可矜
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
事雖細微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克舜以來不易
之道也今倖妄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為情
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
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 陛下心存去惡
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倖
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誣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
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倖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
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
編赦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
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
覆奏取旨臣竊謂倖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
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
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
礙今倖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
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拂人情生者不得寧其
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倖之犯雖無足赦亦大

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謂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倖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

無害乃須得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與梁燾連街

右臣筆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先朝為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以為然如未能授之四裔乞且與官觀差遣朝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一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

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
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夫正
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
善良責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
凶人矣况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
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
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
也但天下指以為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尚當
廢之况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
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
臣以善郡 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
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
州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
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 陛下深
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
觀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緣遷
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據士大夫所得何正臣先朝為
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即先入

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為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游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番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若無人者師道

傳頗激物聽言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推勢而忽詔條徇情亂法莫此為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旨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体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為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為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質貸官

錢道常朝傳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謫籍特與牽復使於清世不為弃人其為優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詛為先豈容此輩塵污清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揀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

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

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求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

封椿錢和在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
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
瞽言以瀆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觀
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
道路歌頌謹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
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
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廩
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况修城與開壕之工幾
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 二聖崇尚寬
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大半封椿錢物尤宜謹

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
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徃徃竊議以謂朝廷
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
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
謂 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
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
非惟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忘意
陛下為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

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值頗有
倍歛雖號為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
頭壕塞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眾而不以公平
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濶所出之
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
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
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
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
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
板築方畢旋致推毀蓋上下官吏肆為延慢無
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
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
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
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
加濬治不必及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土轄所
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
地形量加濬治不必及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
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

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為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為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款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費弃於無用之地實為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

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賍汚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 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頃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

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
輩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
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
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
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
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逐碩便或自求京師
宮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
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
使漸得親近廣為跼岐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
此而始况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

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
自便此風浸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
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
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飢民

古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
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為接境旱
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踴民多菜色臣聞秦
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
轉運司牽於隣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

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
致餓殍比聞崔謀鎮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
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為盜以幸萬一
之免竊恐因此飢饉寇賊充斥使閩中之民不
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
提刑司疾速体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
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
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
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

盡言集卷第六終

早抄
音揮



盡言集卷第七

論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臣近覩吏部
關到本月十八日勅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
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
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
次者以為侍郎又次而為尚書尚書久次
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
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
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

以重近臣之選艱其進用之略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况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幼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建創為新意特設權官措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別謗臣方欲其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護國法

溫除日則衆人所料果為不繆按景溫在

先帝時為湖南又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塞以明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蠹國殘民莫此為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况景溫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事上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關將帶女巫置之都下景溫僥覲大任日使子弟就其

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為聖母輦轂之下惑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之近藩然走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未幾即徙穎昌既又擢守成都而假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 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石禮被命守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之故遂有官擢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

宮觀景溫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 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旨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今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

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
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跡監司体量
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為
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
城塞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
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
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
附上罔下孰甚於此 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
用景溫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
景溫之妹婚詔事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疏指

陳邊務其言皆 先帝近日與大臣謀議幾微
之論景溫借為已說徼幸稱旨緣所論之事非
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怒
景溫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溫與
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為宰相首自
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凡正京邑及嬖人子弟縱
酒犯法景溫釋而不問為臺察所糾朝廷送大
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
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
民又為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為執政遂薄其責

止罷開封出知蔡州魯未廢煖復徙穎昌既辭
成都之行仍爲揚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
况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闕官兼
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今來
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
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溫之
名預爲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
分深厚常欲援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
溫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爲人竄
測甚可懼也迨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

陛下猶以爲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
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溫上不能
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
從庠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爲聖朝惜之
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青輝收還景溫新
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
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
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溫之命而權官

之法未蒙旨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並執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 先帝命官之初惟吏部之外它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真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俸門一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為聖朝惜之况國家

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則廷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勅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休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謂景溫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聞已付吏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旨揮情納之間皆謂景溫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陳上裨聽覽臣聞謝景溫與范純仁韓維素來相結號為死黨而景溫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

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慝為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未厭足屢遣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効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溫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 陛下用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日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溫彥博初

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以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進純仁之意是以雷同說隨不能拒止純仁既已逼脅同列又欲陵蔑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辭免即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

遷延不進前命蓋欲景淵赴闕更為營求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惡妄改憲章若不辦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况純仁憑籍門閥素無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局時以為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 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 陛下當悉記憶光未幾十月之前

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弃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 二聖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 陛下詳覽臣言 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
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
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
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臣尋具
疏姦邪罪惡乞行寢罷伏蒙陛下特徇公議
外移鄆州近日閣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却令
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尋考

故事應朝拜除授即無不經拜命而付告身者
惟是綸言已下其人亡歿乃以命書就賜其家
雖景溫曾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受閣門繳
納自合毀抹昨者再行移鄆之制遽用刑部新
衙檄紳之間固有疑論今乃以不當給之告妄
授景溫雖欲陰借稱呼暗累資序而顛倒錯亂
殊失舊章伏望聖慈特令追取依例毀抹所貴
君命不私國體無損

第六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

付比聞景溫自以無名不敢輒受謂宜因其辭免遂令追還伏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旨揮理實未安須至論列臣伏觀朝廷自來常格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除景溫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部之制遽列新職有識之士固已駭異今又遂非再令給告變亂典故殊無義理况近日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言而罷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溫遂廢故事與之者不足為恩受之者不足為榮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體不可矣

變非為景溫而發也惟 陛下謹守成憲防微杜漸追還景溫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綱紀不紊

第七

已上係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同言

謝景溫除命錄黃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景溫差知鄆州其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閣門繳納尚書省奉勅機衡之任內則八座為重方嶽之寄外則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應將明所資出處奚異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新除權刑部尚

書自新除已下七字係白上柱國會稽郡開國侯食品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謝景溫

李常除命錄黃

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常依所乞差知鄧州其新除兵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奉勅持蠹待從之臣入備論思出殿方面雖中外勢異所以奉承寵眷簡在朕心其揆一也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臣等伏見故事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者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未曾拜命因致

入言移鄆州元除聖旨新除刑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臣等竊謂移鄆之制只合用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知揚州就除差遣訪聞尚書省再取事頭以白貼子添注新除權刑部尚書七字用印付吏部書告即不委本省因何於錄黃之上輒敢增加後來閣門繳納告命即合依例毀抹而欺罔天聰以謂作差知鄆州告內係自新權刑部尚書除授遂畫聖旨納付本官日近李常罷中丞除兵部尚書未受命間改知鄧州與景溫事體正同而常告內正用龍頭閣直

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舊階未嘗加新
除兵部尚書之名一等差除而行遺頓異任情
亂法無甚於此伏望聖慈下尚書省勘會承准
何處指揮增注貼勅黃如委實違法卽乞明正
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第八

右臣等近嘗論列謝景溫昨除權刑部尚書未
曾受命不合給告至今未蒙施行臣等竊謂茲
事上繫朝廷典法不可輕變舊章伏望聖慈特
降旨揮早令改正以存國體

第九

臣等近以謝景溫未曾受命不合給告乞行追
改未奉旨揮臣等所以累具論奏煩瀆天聽者
固非自執偏見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
中輟况李常景溫均爲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略
同惟是告身付授獨異考之典故實所未有議
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猶已收還今日空名假之
何益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其予
奪也方 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
上不顧國體沮遏公議變易舊章不防其微將

亂政事惟 陛下早施睿斷特振主威追取命書毋尚姑息使遂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

右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廼者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中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宗愈已

罷政事乃知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陛下仁厚容諫如此而臣內懷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達天聰則於職事猶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持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中皆由閑冗之中真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

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回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 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發下獄罪當大辟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寘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歲確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曾不旋踵確又陳乞穎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日觀亂法終無

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溫係王安石禮之妻兄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溫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違條法強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繩治假借姦豪徼幸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狀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

人之戒播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臣近日方聞常等所以擊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 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後出錢為民之患故復用 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舊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姦徇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

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 陛下聖明主執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昔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 陛下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而暮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

之自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
已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况二
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祖宗之法曾無
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
命以迄于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
之有君子如人體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
充盈血脉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下陰陽
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慎守不固氣血將
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遭疾雖

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
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
邪陰賊不能同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
平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
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
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政
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
之計每慮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
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跋及然臣夙夜寒心
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

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以害正論使
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
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群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
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
况二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
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
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
代常等不勝幸甚

論趙尚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尚為樞密直學

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
歷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休或以其在
方面夷虜畏服或以其征伐扞禦績用彰著再
委蕃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尚治鄜延未滿三
歲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
朝廷進拜執政而尚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
播皆謂失休兼臣風聞尚嘗遣使與西夏約和
反為羞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
之威靈沮寒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
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

况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故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高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嘗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闔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為清

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僉言比方外除已玷邠列曾未席煖擢寘宥密臣恐修潔之上耻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盡言集卷第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為太常少卿擢之僉
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聰按子韶姿性
儉佞行已無耻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諺目
子韶為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
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銳也
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
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
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



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說以謂
屢嘗奏䟽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
其利 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諫窮
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為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
報罷元祐初擢領劄曹又為御史論其亡狀尋
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遠前日之若此官
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
途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
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

輿議厭服

第二

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
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
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排陷縉紳之間至
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
欺官長 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為上元知縣清
議不齒于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
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
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陞要津豈容匪人可冒

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
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
之才如子韶者及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汗下
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
陛下雖區區之託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
何足道今若不究木末妄寘清途臣恐倖門遂
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 陛下重惜名
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收還
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
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險邪
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
呂公著陳襄皆於上前矯詔悉露 先帝疾其
誣謾乃詔之日外要黨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
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弃於清議
而况交結權勢子弟不耻自媒挾持私怨 祖
無擇之大獄誦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
操行卑汙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
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

罷豈茲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
聽臺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略無忌憚遽已視
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
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徼幸一
至於此方 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
不可使此輩輒汙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
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
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

蒙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
聖訓謂宜夙夜交儆簡庶僚而謬引姦慝塵
汙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
者憐其獨未顛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
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
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
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恢諧口吃之類
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
已試柔屈不耻老而益甚遽躋華貫實辱簪紳
况汾以小過而弃捐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捨

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
還子韶誤恩別改閑慢差遣庶無虛授以報群
下

第五

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
有旨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覩除目授衛尉卿反
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折上煩天聽臣累奏
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
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
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

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
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開群小僥倖之門
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
陛下總覽權綱慎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令
外補或謂即今苦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
卿處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至淪廢

第六

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
任却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
議今既累日不蒙旨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

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處而七寺卿列乃是掬官捨彼予此別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遷者或為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掬官而少貶於太常也况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

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次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聰頃至再三論辨况陛下厲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賜施行

第七

自此後論路昌衡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祕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肅服

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
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
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劾吏而無實治余行之
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
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 陛下嗣膺大寶驅逐
群邪昌衡與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
素為蔡確馮大極力主張屢為竊要官衆謂幸免
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茲小人可稱簡拔臣
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款追止誤恩未敢
悉塵天聰伏望 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
惟文廣之人免被聖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
威仰冀聲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
書省勾收告命縉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却有
旨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
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剝刻狡獪
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
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
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

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
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進
其私怒是時龜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晉不
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
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
武人劉振孫者侯其微服出入借家遂痛毆之
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使
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
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
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

免所居官之罪但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
任清剝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
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錄問違經亂法
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游王珪之門昌衡
既於蔡廣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
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浸盜
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
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
固已上譏廟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
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

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竝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旨彈劾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聽陛下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

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弃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况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令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盡帶鉅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開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跡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其職至今未奉旨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况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

併論

右臣近已累收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邪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貳為臣不忠清議所弃昌衡報親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

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繼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為潭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少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厲於薄俗用之

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臣累奏事理早賜旨揮

第十二

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大臣當為陛下協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

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姦惡以致人言則反遂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歡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略其細則無弃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弃之惡人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

用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彈劾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甚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忿而求勝直欲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姦邪獎進良善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第十三

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十
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
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
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
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痛者特
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尔然切
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
事狀下御史臺体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乞
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
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
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
直不至於兩存姦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
在於此

第十四

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
三次論列近日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
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
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
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

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
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
會王珪蔡確晏興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
免廢棄已為厚幸比叨擢用尋致人言既罷五
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
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况因彈劾而所
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樞世謂高選若容
邪黨輒爾濫處臣恐朋邪群小以苟得相矜而
正人端士以同受為耻 陛下厲世磨鈍之具

奏乞罷畿內保甲

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
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
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覲幸誤恩亦足示朝
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右臣竊惟

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

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
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
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仕中
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

蓋資其虛殼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
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
習武事 陛下踐祚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
農隙之月倣 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
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
講武以張軍聲深得禦外治內之策然臣有所
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
事常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
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內亦置保
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

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此筮之間不得坦然
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
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
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黃兼亦居即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它
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畀尤重搢紳之士一歷茲
選必贊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
才學優異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
郎黃兼立朝無正直之名蒞官有附會之實容

款於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益以實邊備隨
處或賤或貴客入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
利今則官司自契勘價賤州軍收買却於價高
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
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競添
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
相兼一筆行用更無輕重之別自近歲以來
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請處錢監
罷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
入即以鐵錢加息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令應

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
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
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
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
此况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
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
為害浸深權時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
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
池支給益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
在椿管銅錢盡數充撥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

支用並依舊日衆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
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
處亦令興復如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
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
慈詳酌特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盡言集卷第八終



蓋言集卷第九

論蔡確作詩譏訥事

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
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訥而二
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
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
挾少邠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
下宜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群小公納賄賂
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
嚴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為

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為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微幸復用權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

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然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覩旨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大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已輒尔劾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酈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摧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為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訕斥人

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姦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第三

此一章與梁肅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早來臣壽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淮鄉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

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姦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

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
益更明白伏望 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
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
事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
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
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
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
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

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 陛下之
訐臣竊觀 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
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
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為此詩臣恐
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
陛下也臣伏見李常侍陶岳風憲之地目覩蔡
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
已有行遣方始備位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
定論罷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
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

心反用開告訐之跡為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不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說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後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為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群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

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 陛下聖德寬厚体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訛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磨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証在雖刻之金石

固可自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慊於心
懼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
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毋恤
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
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
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
苟尚蕪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
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六

此一章與
梁肅同言

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

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旨揮下確開具仍令安
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
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
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
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
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真狀已著削去
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辦給此亦不能文也詩
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
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寘誅竄恭以
太皇太后以 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

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
太皇太后本意蓋為 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
聖躬為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
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
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為不然蓋
竊幸 皇帝當於春秋款以大臣專權自作威
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
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
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為怨讟密
懷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

刑者人主之權也 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
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
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
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 皇帝陛下與大臣
也 陛下崇養聖德才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
臣如少欲實權則天下疑而不服傷 陛下之
聖孝矣大臣若敢為開陳未減則是朋姦養交
誼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
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 祖宗之法以失
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強鷙無所忌憚後時有

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後世訓取進止

第七

此一章與
原書同言

狴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

狴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

狴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

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比附條例密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

第八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畧尚

恐 陛下未知群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稟通同殊無公道窺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官義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繩治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

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誦汝礪及曾肇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說至於

晚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
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
乃朋姦罔上徇私立黨而 陛下謂之與臣言
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
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自發故使汝
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 陛下已賜
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搢紳無不知者
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 陛下以臣之論詳覽
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
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

黨乞行竄逐惟

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

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

此章與梁燾
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
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
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
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
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
可驗有實伏望 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
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孺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亡狀第願贓污罪惡實

盈確國君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次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為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尚玷鄉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

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晉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

亂臣賊子之為害昔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辦之不十日復一旦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齒路馬與楚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為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矣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朋邪斂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姦黨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雅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四人

懼其為已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碩賊汚事發亦罷宰相獲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悞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踈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

陞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
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誼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
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
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
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
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
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
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

陛下聖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舉功二王
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
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
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
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
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
燕語之次稱贊雍等不已探其微意數皆捍闔
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雍等謀為復用
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雍用事十
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

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
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 陛下起福於無形
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
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金滕之書藏之禁中
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蔡
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
貴姦豪弭息它日無患惟 陛下取臣千慮之
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自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聞朝廷除自肇知鄧州隸而京南路安撫
使按坐資稟姦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
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
聽以至捍闕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
殊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
外補 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
守近郡縉紳之論固已不平到穎半年遷易帥
略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凶暴小
人寔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
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叅知政事以為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燾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南蠻入寇邊防兵略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 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權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為近例若

陛下慎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驛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為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為之体量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為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

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往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救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尚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該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

歉全無收獲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并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頗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鞠滬南之獄舉以自隨使正臣固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

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攝紳之議固已
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
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
追還新命以折群枉取進止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
石配享 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誼傳頗駭群聽
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 莊獻明肅太后
莊懿太后並配 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
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

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大過而責
之如此之重者所以 嚴宗廟也今種以踈遠
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
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在種之分猶不
當言而况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流弊
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豈宜
隱贊伏望 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
寬宥以明好惡

畫言集卷第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言集卷第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曾柱王
漢陽

臣伏見尚書省吏額房看詳畢中書後

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都事附於

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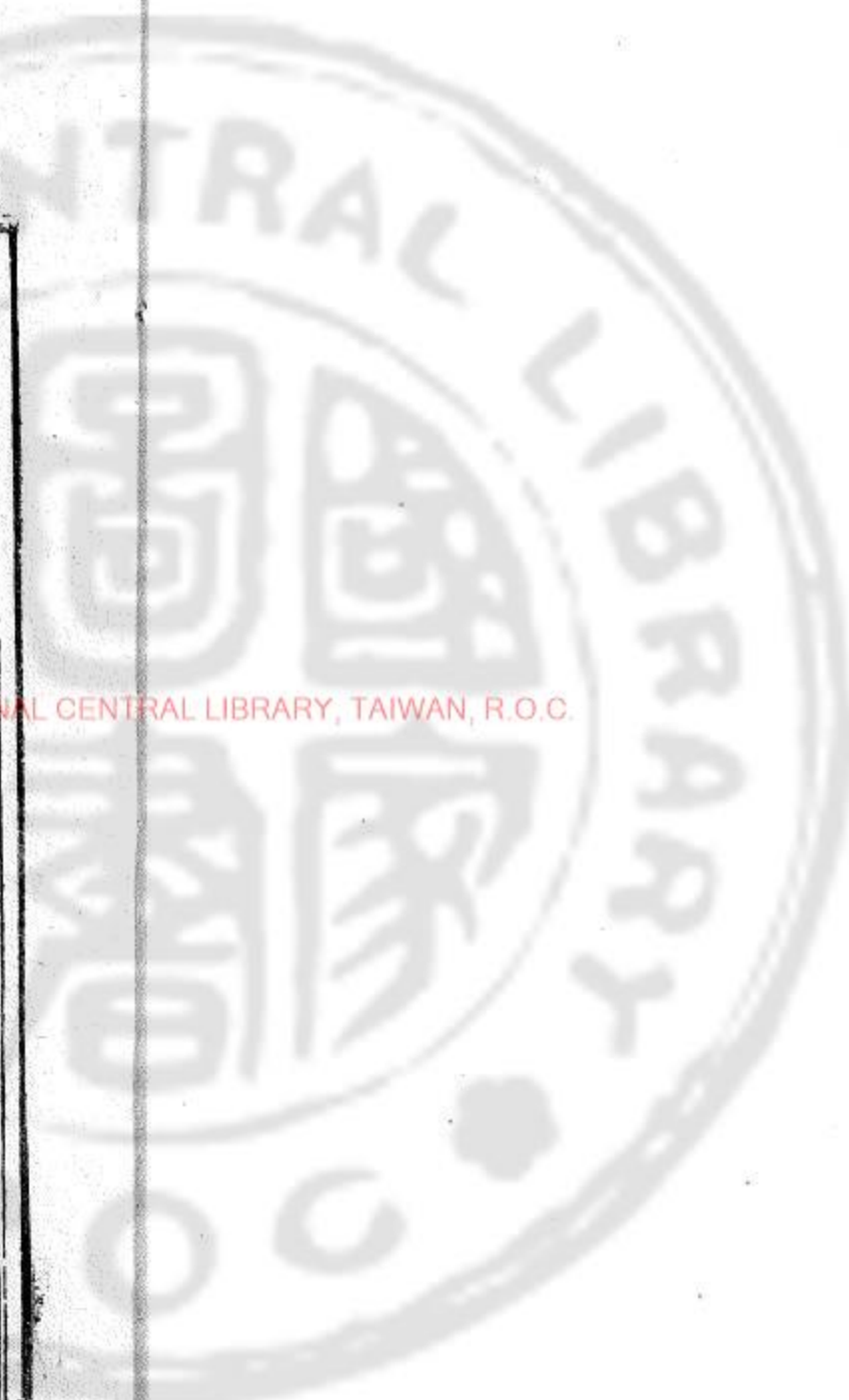
章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旨揮改從司勳元議而

舞文之吏尚仍舊職事繫綱紀須至論列檢准

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應三省人吏除

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

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今來司勳既已勘



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輒敢廢格旋擬特旨
所得恩例四人獨無憚莫甚於此且天
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進熟即可奉行惟是重
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
主是以進呈之日面取聖旨大臣於此猶不得
專豈有胥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
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據今謬
賞之人除果無大過自來不為人所指日者並
依司勳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比蘇安靜
任永壽時憚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
與合得官悉令外補庶幾稍破黨與不至亂政
取進止

第一

臣近具劄子論列尚書省都事時忱等四人舞
文亂法過日厚賞乞行罷斥以破黨與竊聞時
忱及任永壽已令外補外時憚蘇安靜尚留公
府物議未安頃煩天聽臣竊謂有司遷進數吏
恩澤厚薄固未足論然尚書省乃政本之地法
度之所自出若容姦慝廢格條詔將何以訓迪
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採衆言考驗實狀惟此四

人者招權用事竄弊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懲而又國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賜睿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并蘇安靜時等悉令斥逐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聖政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論奏尚書省都事時忱等違法冒賞乞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罷免而考之輿論皆謂行之未盡公議尚鬱臣不敢蔽輒具條析上取睿斷臣伏見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檢會

吏部狀准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別看詳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了當今叅酌欲任永壽候出職日循一資時憚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蘇安靜與減二年磨勘時忱與減一年磨勘用為酬獎尚書省白劄于都司擬到時忱特減二年蘇安靜特與先次補轉都事任永壽選滿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樁戶房合衝兩資乞換授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祇應時忱擬升八名緣有勞績六次該升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特補守當官校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

文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
合就重陳乞臣看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
擬定候出職日循一資今來兼用封樁戶房轉
官酬獎換本等班行即是併合就重其違法一
也又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
於已猶不可論功况於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
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看詳蘇安靜等所行吏額文字雖係置局蓋
因藉門下中書後省已成之書覆行叅校稍有
損益既無絕異之効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

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顧條禁其違法二也
又勅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
濫惟三省人勞績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
送司勳一面擬書遂致陰廢正條漸增例優今
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尚
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
送吏部即合遵守敕文量其勞効等第支賜而
乃以減年循資升名之類上尚書省至於都司
則又弃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
三也臣伏觀 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

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同裁定開奏是時取會到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件十有七條臣前所引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是也雖未能盡除蠹弊而近歲僥倖之風亦稍革矣臣竊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莫大於典刑

陛下既命大臣出造法度以授有司如已善已具則上下官吏所以遵守奉行猶有未也則當條陳其事建乞改正今前件詔敕並無衝改不識有司安敢廢格其尤不可恕者部司及吏部

所定之外別擬特旨假人主非常之斷奉胥吏無厭之求此而不懲公道將廢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應都司違法官吏並行黜罷吏部擬賞不當亦行責罰仍乞面諭大臣協心奉法無縱舞文之吏以干至公之政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近嘗論奏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乞賜黜罷今已累日未聞旨揮臣竊惟尚書省乃政本之地而左右司所以副貳丞轄糾正省闈自行官制以來尤為高選非聰明守正不回之士孰宜居

之乃者猾吏舞文妄干恩賞都司明知三省人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勅以任永壽時憚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別房恩澤換授特補以厭群小之歆考之輿論皆謂永壽輩雖憑恃城社僥倖苟得而可否之決法度存焉為都司者誠能徇公滅私則予奪之際必合物議惟其陰懷顧望奉法不謹是以典憲明具未嘗衝改而輒敢廢格別擬特旨以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忘不有顯黜恐無以為天下曠官之戒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第五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今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親至都堂理會者竊惟故事臺諫官登對畢自持劄子於中書呈納故可以與宰臣已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來上殿臣僚止是封進劄子別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旨臣等竊謂朝廷所以為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 陛下設官分職內外錯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以言責所

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徇舞文之吏
蔑弃典刑則是曠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
正則是辜 陛下之寄任方 二聖臨御仰成
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綱紀之時而尚
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不按治恐無
以表率四方惟望聖慈深察事理早賜罷斥以
伸公議取進止

第六 留中

臣迨已三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
今未蒙指揮臣竊料 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者

豈非謂事連執政恐傷大体是以聊屈衆論以
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固已上体聖意然臣
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啻數百惟是
明白的確為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愚臣
之所自信而 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未壽
等妄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盖
遷補人吏非大臣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
司擬到則是事由有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
惟是交結姦吏欺罔大臣蔽匿三省專圖僥倖
國家恩賞是以兩省諫官御史全臺並皆論奏

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非畏罪巧說執政引咎自歸意望聖慈容貸以免已責又大言於搢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忱之會而實未嘗有事皆誣招朝廷已寢而不行矣臣竊謂杜常曾與不曾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後辨就如其說御史兼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置之可也諫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同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

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拊蹈屢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偏亂折以正論合為一奏具之別幅敢冀

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職而不能守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若陛下粗以臣言為是即乞批降旨揮盡除外官或聖慮猶以為難則止令罰令上使兩宮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業

下則罪人無所幸免而使群小知朝廷有臣等
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畏憚臣不勝激
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第六

臣近已三次論奏都司官吏等違法擬賞乞正
其罪至今未奉旨揮臣聞群姦被劾頗有遂非
之論竊恐邪說文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
伏冀萬機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即早乞
聖斷施行取進止

一 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公府

張置吏爲主行文書檢勘差緣乃其本職自
非鈞見隱伏事涉有實豈可一一論功如編
修者詳條列陳獻利害既如狀施行即不當
無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以前諸
房亦有許點檢酬獎條例緣自熙寧後來之
始用升名之法初但歲終比較以爲賞罰其
後增累夸大各自陳述未嘗比勘對理以至
輕重不等至有頓升五六名之例誠爲過當
契勘左右司見准朝旨修完人吏項過條例
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等三等

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今申明三省人吏點檢外司勞績等並詳依舊施行其見修例冊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立為定例遵守施行

臣竊惟上條雖編脩看詳條例有理當推恩之語緣下文却有增累夸大頓升五六名之弊又云左右司見脩完人吏功過條例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聲說立為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今來司勳拘泥理當推恩之文便將任永壽等定從優例

臣以不見得左右司條到例冊雖據元條以熙寧後來升名之法指為過當已今裁損而司勳尚以時憚升四名蘇安靜等各減年磨勘即是推恩已優與元初申請之意有不所合然而未至太甚臣是以止乞薄責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檢會熙寧十年十月九日中書劄子應功過係兩事已上不得併入高等各隨事高下分為功過看詳上條所以約束不得併用者為逐事

之中有不該收使等第故令逐事各理豈得
併為一處顯是僥倖欲乞今後應陳乞勞績
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

臣竊惟上條既已指合定今後陳乞勞績
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即是已
有定法後來自合遵守今司勳以任永
更額房酬獎候出職日令循一資都司更
以封樁房恩例累併就高特換本等班行
司勳以時俸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都
司更以左選勞績併作十名先次特補守

當官顯是幾奔典刑附下罔上臣是以乞
行罷黜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人吏
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已猶不可論
功況出他人豈當冒受如開修運河大理獄
空首末行遣皆出他司又自六曹勘當本曹
止是經手行遣却等第支賜事屬無名今後
似此之類並不與推恩其係專置局及東西
府衙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竊惟六曹寺監人吏額祿文字本係門

下中書後省刪脩成書尚書省止是覆行
察較稍有損益正合引用上條量行支賜
而遂非者以謂此條止為本房人吏立法
如工房行修河禮房行大禮事畢之日方
合支賜臣以為不然何者六曹人吏若行
本房公事自是職分當然豈得更別置局
如邊事大理河防轉補之類文字壅併期
會敦迫又自有東西府宿司行遣之法今
來尚書省既創立吏額房之名抽差別房
手分主行文字顯是專置之局既已了畢

止令支賜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
欲臣是以論司勳所定尚為太優而都司
所擬尤為亂法也

一檢在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尚書
司勳掌賜勳定賞錄用世勞定無法覆有法
看詳官吏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
弊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
送司勳勘覆却一面擬畫推恩遂致陰廢正
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
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係條送吏部勘當

上尚書省次第施行

臣竊惟上條三省之吏應有酬賞所以必
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
也今來任承壽等所乞賞與既送吏部雖
司勳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參酌比附猶
為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
司不憚無名更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
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足姦吏之欲輕侮
朝綱陵茂公議此臣所以願 陛下必行



畫言集卷第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第七

臣近已累次奏論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所以上犯聖顏下忤執政數進狂瞽期於必行者非特區區於二三卽吏而所可深惜者 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對親奉德音以謂臣僚才得富貴便須改節伏蒙訓飭使臣常如今日自後荐承恩擢遂長諫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

守挾私而罔上恃賴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
必保無患臣若愛身固位置而不論豈惟辜
陛下拔擢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
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
畫一條奏折以義理跼踖俟命今已半月豈
陛下以謂既逐群昏不必窮治故寢臣疏不付
外廷乎臣雖至愚豈敢勸陛下為已甚之事
蓋任永壽等雖乞酬獎乃小人僥倖之常態未
之深責為都司者苟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
必不至濫推恩賞惟其交結群小輕侮朝綱幾
棄典刑憑恃城社則是罪在有司不可不治臣
前奏所謂姦吏妄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
者正為此耳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
益增長臺諫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顏敢處言
路况臣所乞止於贖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
体伏望陛下察臣至懇以前月十九日所進
劄子批降旨揮施行

第八

臣近已累具論列都司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
至今未奉旨揮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

黨交結牢不可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素疾其事亦會言者嘗有論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尋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其詳定疏為新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時稱良法後人雖不能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存至公之道今敕文具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群小輒敢廢格倡為邪說文過飾非臣於前月十九日晝一劄子中盡破其妄且公府設屬本以糾正省事若朋姦罔上蔑弃典刑既不加罪又俾在職異日群有司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伏望聖慈特降

旨旨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書舍人顏復道右司晁端彦之語曰稟面主張甚緊必然無事臣竊謂陛下常以至公為心決無曲主小人之理不識端彦安得此言蓋有大臣漏泄德音故使此輩恃賴愈增氣燄伏望陛下察其姦狀出臣畫一之章庶使群邪自知其罪不敢造播邪說以惑衆聽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

往中書省送劄錄黃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沈括除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
於外州軍任使店住者臣謹按括資稟姦邪貪
冒榮寵因緣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
帥而邀功生事構起邊隙永樂之禍辱國殃民
先皇帝痛悼媿耻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
讎俾先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輒因赦宥復齒仕
途此命一頒恐無以慰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
制特與量移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

望聖慈特賜旨揮中書省別取旨施行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

右臣等伏見朝廷遠因明堂赦恩牽復左降官
吏首及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等臣
盡畏安世權給事中曰已曾封駁或問得旨令
依前降旨揮行下茲事体大不容差失須至論
列庶存公議臣等竊謂括以從官出帥方面不
能為朝廷緩懷夷虜而興起邊事微幸寵祿及
永樂陷沒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陝瘡痍至
今未復先皇帝雖舉責帥之典而賜以不誅

終緣傷憂遂弃群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居厚
等奉使一道未嘗宣布明天子之惠澤而爭為
掎克以希進用使無辜之民困於暴令流離轉
死居不聊生天下疾之目為民賊 陛下初聽
政事即令黜竄四方傳報鼓舞相賀終身廢棄
猶未塞責豈可援引常法更加錄用議者以謂
赦乃國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竊以為不然
先帝之廢沈括天下皆知其欲謝死事之臣民
也 陛下之貶居厚等天下皆知其欲戒誅剝
之官吏也赦書止曰貶降官並與量移即無已

量移者與叙用之文縱使有之而不行則是小
信失於括等數人而全 先帝與 陛下仁愛
元元之大信於天下二者輕重固不侔矣更望
聖慈深察事体收還誤恩允答輿議

此二章與
梁肅同言

第二

臣等伏見近日除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
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
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滿滌臣等以謂不
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 先帝遺恨
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欺

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為己功歸然於上罪當放
斥而得列措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廉子
京苛刻聚歛流毒一方附會誕慢廢失使指重
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桀出於
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寬之
也若使僥倖復起寅緣再用則群小振奮踴躍
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
宜杜絕伏望聖慈面飭大臣請不以法治而取
降者不得以赦議如天度直容不取盡奔即於
為惡之間略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

與君厚且今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群枉取進止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中置籍

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
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慮
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
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
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
以爲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
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
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

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臺諫官有所論奏別於內中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謂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封進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訖却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裏以為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讜議盡關聖覽取捨至公為後世法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乞以臺諫官章疏內中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執政聚議批鑿可否訖並具繳奏候注籍畢却以真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晉中然臣之言蓋為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數而勸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尚書省令施行者必再送門下

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為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臺諫之言令三省擬奏可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闊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貴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廣聽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論役法之弊

右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

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典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碍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至厚重慎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內懷顧望造播橫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歎罷差役依舊雇募當職官吏不能為朝

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莫之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弃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浸以窮困損九分之資

民以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惟欲誅剝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戶輪差不及三番誠恐後次太重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

千之額謂之輸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運值凶歲人戶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旣皆中理考觀已試之効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如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拒聖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動搖人情惑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日紛綸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諛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貼黃

勘會自行差役後來臣僚執一偏之見妄有申請衝改過事目不少其間甚有踈略抵牾反為民害者欲望聖

慈特降旨揮下戶部令畫一條折聞
奏再委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湏合
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宜不可通
用外其應緣邪說遷就變動去處並
乞却令依舊施行所貴法度純一天
下不惑

論堂除之弊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蕪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

事之聽歲中奉其成功以効於君推此言之則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以次選

掄不容虛授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而所

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

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

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

之列者或不守其官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

為 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來採擇庶官多由

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員品往外往

啓授送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下皆得自

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救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盡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立於選曹其後幸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擢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

大体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除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廂廟一一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二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

所貴執政事簡得以晉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
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論列堂除之
弊乞照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
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
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
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
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
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

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睿
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
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
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
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
施行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

此一章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言

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則可以有十

年之備故光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亦已疏矣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糴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

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應干常平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旨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番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廩將一路所有錢帑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糴糴之法常以市價增

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躑或遇旱
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恩
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
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 陛下推至誠惻怛
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
叅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
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卹
民之仁心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取進止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

右臣竊惟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
燮理陰陽典領百僚協和萬國人臣之職莫或
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身率下憂國
如家在賢使能彰善癉惡同心協力庶幾有成
苟非其人必敗國事臣謹按右僕射范純仁憑
藉舊恩素無他長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
曠衆以為賢 陛下擢於冗散之間不踰三年
任以宰輔謂宜極盡智力上報大恩而位過其
才名浮於實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輕
肆於行列之中猖狂於論議之際廣引私黨變

亂舊章護短遂非附下罔上皆有實迹播在僉
言以臣觀之猶未足論惟是日近營救蔡確之
事最為公議之所不容輒具彈文仰祈睿斷迺
老確在安陸作詩訕上悖逆不道天下共疾純
仁徭位次相固宜以君親為念而顯助姦慝極
力救解每對賓客語及確事則惻怛輒感憫其
非辜至論處厚則攘臂切齒謂長告許教導汝
礪使之上疏及見不肯草制則與王存再三嘆
賞以謂天下乃有此人又聞進對之次發有寬
貸之請宰相如此朝廷何賴焉臣竊謂純仁自

為樞密之日因言馬光久在病告遂以國用不
足為說上惑聖聰申明常平舊救巧言附會却
令州縣於存留一半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
錢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
死爭之又於上前親自稟奏云不知是何姦邪
之人勸 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
仰視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
執政言行久復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
取人其弊至於如此已上皆光之語臣不敢有
一字增損 陛下試用以觀純仁則其秉心不

一事上不忠取悅大姦徼幸異日懷奸迷國亦已久矣誠不足以敦厚風俗宣明教化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伏望 陛下考詳典憲早行罷黜使邪正辨別朝廷清明天下幸甚

第二

右臣嘗劾奏宰臣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營救蔡確徼倖異日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聞自吳處厚繳奏確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進呈之際呂大防等已退惟二人者獨於簾前密為申理若純仁

等所陳果是公議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其內蓄姦意必與同列是以輒取畱身陰進邪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惡其姦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議奮力救解則可以謂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愚夫為執政固已不可况使姦人處股心之地乎伏望聖慈為宗社之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仁宰相之職免存承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殺亂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義理以謂元惡既去餘可勿治此等議論臣願 陛下切勿過聽昔司馬光既為宰相亦嘗逐姦惡之太甚者止為不能去其根本故使確輩敢至於此今純仁及存居輔弼之地陰懷二心若不罷免弊將甚於前日惟聖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望

第三

右臣近再狀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竊謂人主之於大臣義均一体雖議論取捨小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主於善使確平日操履衆以為賢偶有一青不足以掩其大德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或謗起於是非疑似之間或事出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遽實深文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所知怨謗君親情理切害事迹明著按覆有實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弃之 陛下特

示優容俾全要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
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為救解操心頗僻處事顛
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体而斷
國論運樞極而重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
詳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解機
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實在此舉惟
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
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奉旨揮

臣所以屢進瞽言上煩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
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
同德之人乃可委以政事今純仁者忘君親之
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同上之意無体國
徇公之心不乘此時收還印綬則朋姦之衆又
將倚之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
以汲汲彈擊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
者當絕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
難圖伏望 陛下特奮乾剛博考公議以臣累
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亟令罷黜使

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

傅堯俞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

此與梁肅同奏

素有德行衆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休

仁祖 英宗朝嘗歷臺諫有正直之譽

蘇頌

學問該博練達典故 神宗朝任知制誥以

不草姦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

名

右臣等今月八日延和殿而奉聖旨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者臣竊謂朝廷大除拜自合出於人主之意左右大臣亦不當預固非臣等所可輕議 陛下特示至誠曲降清問欲採外庭公議上裨宸斷臣等不敢堅避僭易之罪輒以名聞伏望聖慈更賜詢考



盡言集卷第十二

論揚畏除御史不當

此與光庭同言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略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止此為不應格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微克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刻奏以來于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揚畏為監察御史竊惟



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歛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解拒而不用揚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克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捨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揚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內選差庶使 祖示之法不至墜廢取進止

第二回前

臣等近嘗論人揚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觀 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黃同知制誥陳知微於常祭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矐倚之厚慎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

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弃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成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况二聖臨御仰臣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疏矣伏望聖慈鑒遠前代姦蒙蔽

之意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同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竊觀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已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二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

言路多置私人持寵交養浸成大弊今朝廷之
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望
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且令近侍各舉所知
庶得端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
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
公論臣伏觀 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
風節暴著為措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
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舉

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頃心附託緣舒亶之薦
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
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
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 陛下審察義理罷畏
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
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
審其才實察以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
邪措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

况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旨揮罷畏新命以稱 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取進止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未有堤脩漲水在近權住閉塞直候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

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萬一夏秋之交山水汎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則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西堤須置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壅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暴漲却致出泄二者之說皆不免與民為害而又修閉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

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與木賚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梁肅同言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繼而大名宋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

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水嘗濬治一旦遽決梁許白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漲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即淤填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總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內開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高仰壅遏難通則橫堤以南全堤以東決瀆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

水官既知利病奮然敢為國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䟽濬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葺邊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况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棄進退被患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脩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謂生靈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餉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葺舊防䟽鑿故道人功物料悉

令具足然後乘春五亥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
可回之息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惟務速成
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聞濬治河道乃於水勢
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
漲水終至復槽邊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緩立
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
梁村壅塞故道非特不能紓北方之患而反淤
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費之費廣
儲蓄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
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俟其變望

徼幸萬一巨竊變之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熟
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旨揮使令
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行了細相度
別為長久禦備之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
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
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甚月日興功至何時
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
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
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番聖慮早賜
施行取進止

第四

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裨憂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堤道廢壞久不定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禦備殊未有涯脫或踈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隄之破北京官吏科配捐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

回大河計比新葺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旨揮禁戒撓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踴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參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吏委任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効應修河所須之物並量添價且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新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

之庶幾橫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
舉莫大之後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
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
與都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
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踰三
十年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衍溢旋塞
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
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

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
先等奏章顯言新聞直河若有淤填乞不坐罪
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
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
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作事謹
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
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
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橫堤已費五百餘萬
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

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
何負於此輩而聽其輕用乎况謝鄉材與張景
先同為一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
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
再令經度叅以李陞孫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
于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
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

此一章與
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萬數浩大汧流州
縣多被科買期限迫促甚為搔擾臣等竊謂河

朔之民久罹水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
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
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湏和買不得擾民如
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鑄印事

臣等勸令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二印
迫其行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
遂旋遣人借用若相去遼遠甚為妨滯欲乞自
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別鑄六印各以官名為

文貴不闕事伏候朝廷旨揮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贓賄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官為耻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

之士或有紀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污之吏並與削去左右量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貶降之歲月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以牽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以兩得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脩改庶協政體

論執政不合留占軍克宣借事

右臣伏觀去年九月內開封府勘到百姓袁贊與李鄉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

淮法合後不應為重科斷據本府奏為袁贊情
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遣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
旨揮袁贊夾臂杖二十特刺配隣州本城已刺
面配衛州本城訖臣聞袁贊家富於財素稱凶
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衝
淪溺原其妄賴難從當法 陛下既用本府之
奏加等決杖又降特旨刺配隣州非止慰被苦
之家亦將為後來之戒也如聞執政大臣却作
宣借名目占番袁贊在京檢准今年七月二十
七日勅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充軍者不得却

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借人
亦不得抽取配軍違者徒二年

非在京犯盜并窩藏盜賊逃軍官許抽取杖罪
誘略人配軍情輕之人充宣借臣看詳上條止

謂情輕之人方許勾抽今袁贊本以情重特旨
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衛州官吏既被受上
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
議皆謂袁贊家資極厚廣行賂遺是以上下蒙
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
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奉承詔條而情重配軍
屈法縱遣此而可捨朝綱廢矣伏望 陛下持

降旨揮收素贊付有司鞠問行賂次第并違法受賕官吏依公施行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未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廼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

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賜膺聖纂成大業 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 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遘瘳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 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頤御經惟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

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貞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

平六聖之功創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實諫列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碩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慙慙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旨揮遇有職事湏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幅少裨聽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貞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

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

不同是非虛實問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
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祖宗遠鑒歷代之弊 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

正之路塞群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

迹深恐姦人乘 主上冲幼 陛下委任大臣

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

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群小之私意此弊

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 陛下深覽前史之

戒慎終始如槩借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
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言集卷第十三

論鄧温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此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 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略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 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

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二或自藩邸春官王府咸倚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 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閣誕膺天命遽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况溫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追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

取進止

第二

臣近嘗論奏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蒙 揮臣謹按溫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構側妬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 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確命詞則曰允嘉定議之公臣 太皇太后之立孫 神宗皇帝

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
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
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
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確制
特爲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
將徼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
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外誅竄已出大恩豈可
塵汚玉堂奉承密旨况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
事中再留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金臺兩省諫
官並有論列 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

衆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
卜之則公議所弃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
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
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
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
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
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
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

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所臺諫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听俞旨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

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鄧溫伯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体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悃痛上瀆天聰惟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嘗聞古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齊民曲史獻書師箴暇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

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獲覩 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群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 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体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 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

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遼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已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克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使懷姦者無隙可乘獲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

並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之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伯溫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聰止以祖宗故事更為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嶠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嶠眸子眊然胷中

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 真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為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發書歎息何者 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

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下之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况玉堂禁近萬萬於此者乎 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嶠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温伯姦邪反覆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鄉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非特和嶠之比

也但以暫掌箴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
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 太祖雖愛
和嶠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

陛下知溫伯之姦慝而實於論思之地

太宗 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 陛下未
嘗出閣溫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
竊為 陛下惜之 陛下亦當為 祖宗惜之
也况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
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
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

此紛紛然也 陛下上体 三聖之心下為萬
世之法因溫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
不能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溫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
未奉旨揮間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
竊聞溫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
何者 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
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溫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
知獲奪 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

天壤地者之所共疾况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
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
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
是也今温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
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
再望清光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
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
陛下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黃

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

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
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群姦
而已盖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
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
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
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
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
陰謀願 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
謂温伯曾掌箴記欲示恩禮即乞朝
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 陛下所

盡言集卷十三
以待温伯者不為厚而小人寢長之
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賦施行

引疾乞宮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
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
滯兩足拘挛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効詢
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
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歆望睿慈垂察誠
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
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

之賜惟 陛下哀憐早賜旨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
降旨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戶曹文
字竊慮役法內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
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
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
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
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

降旨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

右臣准閣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踈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溫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于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嬰疾病氣體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

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霄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競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奉迄今論事不効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体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群臣不違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併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

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
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
舍人告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愚誠迫切屢瀆
天聰盛德包含荐煩聖諭憂危自失啓處不遑
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他技 陛下不次拔擢
實于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臣固執鄙陋
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以邪
正為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

亂之本臣論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
職固當罷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
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
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達於政事者孰
為之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聞衰落不練
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
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道寢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
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
示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彷徨躑躅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禮殊絕非疎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謹仰盛德臣非木石豈不體

陛下矜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臣有不得已之血誠湏至干瀆天聽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能步履竊自傷悼必為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勞復再中大汗幸而氣脉通徹遂能屈伸今既

踰月而兩膝無力杖乃能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未堪臣竊計之既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苶無由勉強本欲請一小郡順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

不避誅夷再陳旒冕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未
嘗避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
臣上供親養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
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候命激切
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
遣伏奉聖旨令閤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故謝候
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
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

陛下 卷言 姑言昔所無宜即奉承以就聖朝
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
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體貌大臣
者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
聞管仲必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
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冊具存
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体自有典常豈茲
愚臣可冒殊禮而况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
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
嫌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

亡狀已媿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萃
卒未全安詞掖要繁必難強勉伏望 陛下曲
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
一宮官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
前降旨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祇受私誠迫切尚
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
謂上設薦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 陛下之待臣者至矣

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節
彌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弃庶
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尔臣論事亡狀方俟黜
幽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皇是
以屢瀆天聰願蒙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
苦迫於恩禮勉強奉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
報上之節喪矣 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
有除授分所當得准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
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
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 陛下擴天

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
累奏早降旨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
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逐臣謹古人之戒報
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歆遽置
敷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
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
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
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煩黷伏望

聖慈而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
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
旨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旣塵天聽必
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
無生理伏念臣自彼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睠
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就第賜告特放
陛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

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進名然臣不幸義有
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
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
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閑局
願養歲月覬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
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
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悞惟 陛下全臣節於今
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觀差遣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殞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為室文閣待
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曾未數月復蒙召
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
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
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
言路不敢出位伏觀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
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
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
盡規願 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
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
震駭伏惟 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

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 二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籍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

百三十七卷

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

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譴謫在外者作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諛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已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噉噉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

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 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物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 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群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盡言集卷第十三終

盡言集跋

先公官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即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荅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

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綱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末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詔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

辭之如何太夫人慨然曰是朕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携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尔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

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
朝論議風節冰霜稟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
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綯以行速
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舍之坐
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即
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
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
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綯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
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
綯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

祚睢陽綯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
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雋
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
甚之綯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
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綯自會稽
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
事繼至綯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
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
復惟駘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倣焉今至叔除守
海陵賴待次綯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

備見所上章疏諷諭列勅繫國體諫訪審訂
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
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
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稽直杜絕阿私凡百有
位持身願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
書乃言官之模範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
石綯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
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
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
也憶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綯識其面又

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
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
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
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綯雖老矣
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
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
王綯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
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在清淑堂上適

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

十三卷因命工鑄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
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